

## 第三章 生活史访谈指南

本章阐述开展生活史访谈的方法程序。诚然，生活史访谈的运用有很多途径，但在访谈准备过程中，也需要学习掌握一些步骤。

### 1. 常见的方法步骤

在运用生活史方法时，需要考虑一系列的方法程序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涵盖了多种可能性，在此我们成对呈现，以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

- |           |    |    |
|-----------|----|----|
| 1. 访谈者的提问 | VS | 沉默 |
| 2. 结构     | VS | 凸显 |
| 3. 规定     | VS | 自由 |
| 4. 访谈     | VS | 对话 |
| 5. 研究     | VS | 治疗 |
| 6. 广度     | VS | 深度 |
| 7. 泛论     | VS | 焦点 |

把“访谈者的提问 VS 沉默”列在此，乃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确实，没有解释、对话、提问，一个访谈就无法进行。而我之所以如此描述问题，是要挑战一种普遍的假设，即生活史的研究者应当提出成套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最成功的生活史访谈应当是访谈者所提问题最少的那种。太多的问题，会让一个问题的中心从生活史的讲述者回到访谈者那里。如果受访者的回答是生活故事的逐渐展开，那么这比起那些针对特定问题的回答，更能成为更好的答案。

作为研究者（并且正如所有人类一样），我们喜欢处于一种控制的状态，喜欢获得这样的感受：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数据。但吊诡的是，这样通常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因此，我提出了这样一条规则：

我们越是详细地框定自己的问题，在访谈前越是详细地建构我们的提问，就越将了解到更少的信息。（参见 I. Goodson and P. Sikes）

我认为这是很难领悟的一点，也是一个很难操作的规则。我们被训练成社会科学家、学者，去问问题，去询问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在生活史研究中，研究目的就是要使主体主动说话，最重要的就是去贴近他们，去进行聆听。需要记住的是，有些重要的问题如果访谈对象当时没有回答，可以以后再问（只需在本子上这些问题的位置注上标记，之后再回到那里）。这并不是说一个提出便立刻得到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用处——它通常是有用的，关键之处在于，以此可以帮助生活讲述者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让他们帮助你讲述你的故事或是回答你的问题。

泛论	✓	焦点
广度	✓	深度

在考虑决定泛论还是焦点、广度还是深度时，同样要注意均衡的问题。当一份生活史访谈记录完成时，从中很容易看出生活史讲述者是“浮在表面”（M. Csikszentmihalyi, 1991）还是“潜到了深处”。对于故事来说，是有一种流畅性的东西，人们可以看出讲述者是如何触及自己的深层感触的，看出他们故事的内在逻辑。在通常情况下，访谈者只偶尔进行一些“提示”或问一些问题，而“故事”会以自己特有的节奏和逻辑发展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用对这种流畅性感到惊讶——人类是擅长讲故事的动物。我们始终都在反复重温自己的故事，和其他人以及我们自己一起试着提炼故事。我们的故事是关于我们自身的一个完美部分。访谈者的任务在于轻脚踏入这条汨汨流淌的叙事之河——这是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而不要试图用访谈者自己的

问题和故事去打断它。

## 2. 选择调查对象

某种程度上讲，这取决于访谈内容是一个全部人生的生活史，还是一个主题性的生活史，抑或是一个职业的生活史。但是，建立一个被访谈者备选群体的分布图通常很重要。有时可以通过做一次预调查，来明确需要了解的多多个案和主题的多元性。或者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试点调查，来建立个案和主题的分布图。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轻易地选择那些贴合访谈者自己的故事情节，或唤起访谈者同情心的知情人。这是生活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错误：生活史访谈者选择那些讲述了访谈者自己故事的知情人。例如，在教师生活史中，被选择的访谈对象常常都是那些更加前卫或革新派的教师，而更循规蹈矩或较保守的教师却很少被选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经常是访谈者本人或许从前就是教师而现在成了一个做研究的人，他/她所体验过的故事恰恰类似于那些前卫的、革新者的经历。因此，确定一个生活史访谈对象的分布图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 3. 设置场景

接下来的一步或许可以称为“设置场景”。通常关于生活史访谈的场景这一问题，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思考，但这确实非常关键和重要。比如，近来的一个生活史研习会上，两位素不相识的女士面对一幅画，决定并排坐着，而不是面对面坐着，她们将此作为一种轻松进入访谈情境的方法。“并排坐”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做好准备进行眼神交流之后再慢慢转向对方，而不用从一开始就坚持面对面的交谈。否则，这种坚持会造成一种无形压力，使得这两位女士觉得非常不自在。斯滕豪斯，一位早期的英国民族志学者，曾经强调过开展访谈的最好时机是在开车的时候。在这种方法中，访谈者同样是面向前方看着车窗外，只是偶尔转头，与访谈对象有眼神的交流——同样，访谈对象也得以从访谈者的紧迫、质问的眼神中解脱出来。但是，访谈情境设

定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事，并且会对以后的访谈产生很大影响。这和下一个步骤紧密相关。

#### 4. 建立彼此信任

与访谈对象建立信任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过程，如果希望进行一次成功的访谈，那么必须相当迅速地建立起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换言之，在与访谈对象交换任何看法之前，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与之建立彼此间的连带关系，达成某种协议，并形成彼此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如果无法构建彼此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将不能很好地和访谈对象进行交流。对于如何建立亲密感和信任感，并没有程序化的方法，这是一个人际关系中的化学反应问题，同样，也没有程序化的公式可循。

然而，这一点很明确，对生活史访谈的操作和用途的解释越详细，就越容易建立早期的信任关系。我通常会做一些解释，如访谈结束后会怎样，访谈的用途是什么。这样的处理方式，往往可以围绕一项“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展开。对这一协议的解释，可以作为建立信任感和亲密感过程的一部分。

#### 5. 使用录音机或者做笔记

在录音机的使用上，我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徒”，因为我认为，如果不用录音机就会不停地打断眼神的交流。而且若已经努力建立了亲密感与信任感，那么每一次眼神交流的中断，都会把你推回起点。

这并不是说我只使用录音机，我同样也会在访谈过程中草草记下笔记。举个例子，当一些更大的想法浮现脑海时，把它们及时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及时记录而事后誊写，它们就会一去不复返。所以我倾向于在这些较大想法出现时，快速地做一些笔记，在访谈结束后立刻回头看这些记录，并补充自己的其他想法。围绕录音机的使用和摆放位置的讨论，其本身就是一个建立亲密和信任的进一步的过程，同时也是布置一个方便访谈展开的私人化场所的过程。

## 6. 记录

仔细斟酌由谁来做访谈记录的誊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通常的做法是把誊写工作交由研究助理和秘书助理。通常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好。我的经验是亲自誊写,而且要在访谈后尽快完成,充分回忆访谈时的情景,并让在誊写时突然冒出的想法“汇聚成河”。虽然也有其他的方法来回忆原先的思考过程,但我认为誊写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扳机”,可通过它来触发当时那些突发奇想。

## 7. 描述场景

通常在报告中呈现访谈的素材时,访谈场景却无法被完整描述出来。因此,重要的是去描述这样一个事实,比如,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这一刻,在午后的这一段时间中,访谈正在进行,此时此刻,你面前展开了一幅画卷。于是你会想象这个场景,想象两个人看着这幅画卷,然后会有一种感觉,即该如何引导这个访谈,该如何形成资料。这一方法在生活史研究中是必需的,因为整个文本图景是所展现的文本材料的一部分。

## 8. 访谈分析

关于生活史访谈的记录分析有很多的策略。诺比特和海尔(Noblit and Hare, 1988)描述了追求普适性主题和概念的元民族志研究中的转译与综合过程;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 1967)以及施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and Corbin, 1990)都描述了突发奇想的主题的形成过程;巴顿(Patton, 1980)、登青和林肯(Denzin and Lincoln, 1984)都论及了他们的首选分析策略——“饱和”(saturation)。

在展开细节分析时,我采取一种“饱和”的方法,或者将其称为“沉浸在资料中”(bathing in the data)。我反复阅读访谈记录,关注突然出现且循环出现的主题,将表达这些主题的句子整理分类,接着再三分析这些关于特定主题的、分好类的句子,以此形成初稿。经由此,一份更加完整的终稿

得以逐渐呈现。

#### 暂停与缄默

沉浸在资料之中常常能给人带来惊喜和新的发现，并且应当带着开放的好奇心去展开这一过程。任何偏袒、先见只会限制主题显现的可能性。在最佳状态下，可以以一种令人兴奋的侦探形式开展在资料中的深入探究。

暂停至关重要，应当在访谈记录中有所体现。它们表达的是“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被问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或者“本应说一些关键的东西，但我不想说”。在访谈记录中如何呈现暂停呢？应该在记录的旁边标注暂停的时间，并应当划上一条时间刻度来标明暂停的时间长度。暂停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缄默的问题相关。我所说的“缄默”是指那些在叙述过程中被生活史的讲述者略去的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通常容易被略去的是关于他们的情感或家庭生活的任何讨论。这里的“缄默”说明了一个人采取一些非常重要的方式来塑造他的生活故事，或者至少是有选择性地将故事呈现给更多的听众。对于生活史访谈者而言，在有可能问一些相关问题之前，意识到并且尊重这种“缄默”是很重要的。访谈者的这种克制有时很难坚持做到。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曾在中美洲的伯利兹访谈一位中年黑人教师。这个访谈持续了三天三夜。当我和一位反种族主义的教育家特罗扬娜（Barry Troyna）谈起此事时，她总是问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问他关于肤色的问题？为什么不问他关于种族歧视的经历？”我的回答是，我必须克制自己而让他展现他自己的肖像画。

当我最终问及肤色的问题，很明显，在移居加拿大之前，他一直在本质上将自己看成是个“白人”。这是因为，在伯利兹，他接受的教育始终是由白种英国人主导、在英式公立学校中进行的，由此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形象。有趣的是，直到他在加拿大北部因纽特人地区教书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肤色问题。因此，在这个案例中，访谈者的自我克制是很关键的，它使得在直面问题之前，围绕这一主题的缄默能够适时出现。从这个故事中我们

能获得的经验是，访谈者不应匆匆填满访谈过程中突现的“缄默”和空白，而是应当记录下来并给予尊重，之后再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去寻求对它们的理解，去问一些相关的问题。

### 9. “但是”的分析

分析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关注文本中的“但是”“然而”。我会建议浏览访谈记录，然后圈注这些“但是”，看看是否有一些需要去分析的“但是”要素。有很多研究是围绕探寻紧接在“但是”“然而”之后的词的重要性而展开的。通常这些出现在文本中的限定词表现了生活史讲述者的思想的重要变化方向，以及一些重要的条件，或是一些其他的视角，这些支撑了所讲述故事的主线。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会从一堆更为保守的故事情节里浮现出一些更为不寻常的生活史故事。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访谈者或许要“中断主观性”来追求这些新的视角，要扬弃那些反复叙述了多遍的老套的故事情节来挖出一些更具多元性和复杂性的东西。

### 10. 反馈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这是生活史访谈中最重要但却很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当你把第一次访谈录音带转录下来，并且记录下在此过程中脑海里浮现的那些尚未反思的理论观点和主题，与此同时反馈就已经开始了。或许，你正在计划第二次访谈来深化第一次访谈的问题；这时反馈尤其在反思知识、访谈记录和一些对初次访谈的想法的意义上，绝对非常重要。当你反馈给访谈对象一些信息时，他们会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有时他们只是纠正语法问题，有时觉得这样的说法还算过得去，有时则会去改变所有的东西。这是非常有趣的。有时所有的部分都被更正了，或者，有人偶尔会回过头来说，“我不会让你用这部分的”。我曾经把访谈整理稿给一位访谈对象看，她仔细阅读后向我提及了她的丈夫，一个在初稿中被完全忽略的人——我想她第一次的忽略是有特殊意义的。如果着手进行第二次访谈，从生活故事转向生活史研究——这可是通常的模式，那么回到访谈者手中的访谈记录应该是一份

生活史讲述者写下了一些评语的东西。这非常有助于第二次访谈的准备。第二次访谈应当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即尝试将生活故事转向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史。向生活史转移时，包括访谈记录在内，访谈者或许应该做一系列的事情——和其他人讨论，搜索记录、文献，熟读政策文件等——在这种意义上，第二次访谈之前访谈者要做三角测量的工作，因为这次访谈确实是一个获得某人生活史全景的机会。第二次访谈时，应该最大化地利用访谈者的直觉。你必须激发起对语言的最高度敏感，并发挥出最高度的理解文化的能力，因为这是你获得完整描摹生活史的一个机会。在第二次访谈后当然会有另一份访谈记录并且会有对整个报告的补充。这份报告是生活史的全貌，也充满了两次访谈之间浮现的主题与理论观点。从本质上讲，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基于其历史语境所完整理解的某人的生活故事。

第二次访谈后你要再一次反馈自己的完整的生活史报告，这是让当事人在报告被公之于众之前做进一步改动的一次机会。要再一次给当事人机会来质疑你所呈现的东西，来考虑匿名性的问题，来考量他们是否愿意把这些信息公开。即便在这个阶段，也应当赋予否决权。当然生活史的讲述者直到最后都应当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素材。让研究者非常担心的是，投入了如此多时间后，到最后才遭到的否定会造成让人难以承受的后果。但以我的经验看，至少95%的个案，否定都并没有造成所担忧的情况，报告也都如期完成。或许你会面临一些改变，但你如果做得规范，这也并非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Csikszentmihalyi, M. (1991).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1990.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De Gruyter.
- Goodson, I. F. , & Sikes, P. (2001). *Life history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etting: Learning liv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 Noblit, G. W. , & Hare, R. D. (1988). *Meta - ethnography : Synthesizing qualitative studi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
- Patton, M. Q. (198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Beverly Hills: Sage.
-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t Corbin.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葛丽莎 译)